

女子殡仪服务队：热爱生命的灵魂摆渡人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欧阳婷

临近清明，张雨雁和同事们却越发没有闲眠时间，受疫情影响，不少地区纷纷倡导市民们用居家追思、网络祭扫、书写寄语等新方式表达哀思，“心中有情，不分远近”。

为此，不少在外的游子选择通过“云祭祀”向逝去的亲人表达怀念，张雨雁和同事们则要帮助他们完成祭扫仪式。

张雨雁是衡阳市殡仪馆业务部女子殡仪服务队（以下简称女子殡仪服务队）的一名成员，女子殡仪服务队成立于2016年，这是一支完全由女性殡仪服务人员组成的队伍，多年来，她们通过精心的服务和温馨的态度，服务逝者，安慰生者，得到了广大治丧群体的一致好评，被评为2021年度湖南省三八红旗集体。

而在这样一支队伍中，作为常年和逝者与生者打交道的“灵魂摆渡人”，她们面对死亡和生命有什么思考？



“不好结婚”的90后入殓师 已是两岁宝宝的妈妈

“我们的父母都曾反对我们进入殡仪行业。”3月20日，回忆起最刚开始进入殡仪行业的场景，张雨雁和刘玲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他们觉得殡仪行业太苦了，对女孩子格外不友好。”

刘玲是70后，1996年，18岁的刘玲从学校毕业，因为母亲是衡阳市殡仪馆的一名老职工，刘玲也进入了殡仪馆工作。她告诉记者，虽然在此之前，很多在殡仪行业工作的前辈都是“一代传一代”，可刘玲的母亲并不希望女儿从事殡仪行业。

“以前，在殡仪馆工作的人是会被歧视的。”而身处这一行业的父母自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也要承受这一份偏见和歧视。

十年后，从大学毕业的张雨雁主动选择了殡仪行业工作，但她的选择一开始同样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好在，随着国家的殡葬改革逐步推进和新闻媒体的宣

传，越来越多的民众改变了一直以来的误解，逐渐消除了对殡葬行业从业人员的歧视，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殡葬行业和其从业人员。“到了小左这一代，这种偏见已经很少了”。

张雨雁和刘玲口中的“小左”叫左赞美，是殡仪馆的一位90后入殓师，负责为逝者进行最后的美容、化妆。

左赞美记得，自己高三面临专业选择时，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的殡葬专业逐渐积累了一定的名气，成为了不少考生的选择，抱着尝试的心态，她成为了民政学院殡葬专业的一名学子。

2016年，左赞美从学校毕业后，进入了殡仪馆工作。但左赞美的父母依旧有些许担心，“他们认为这个职业的女孩子不好结婚”。

如今，左赞美已经是一个两岁宝宝的妈妈了。



左赞美为逝者认真地整理遗容。

专心整理遗容时 就感觉不到凉意了

工作多年，刘玲、张雨雁和左赞美已经成为了殡仪馆能够肩挑大梁的骨干员工，但在刚开始，面对着遗体，她们也会产生害怕和畏惧的情绪。

“我第一次实操的时候，手指触摸到逝者的遗体，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左赞美至今

都记得，这股凉意顺着手指很快就蔓延到全身，“真正工作时，和课堂上老师讲过的还是有差距的”。但等到左赞美努力沉下心来，专心为逝者整理遗容的时候，“慢慢就感觉不到凉意了”。

和左赞美不一样，刘玲和张雨雁进入殡仪馆工作时，按照传统，她们要先从接运逝者开始，先后在礼仪服务员、业务洽谈员和殡葬礼仪师等诸多岗位轮岗。

刘玲回忆，第一次跟随着师父到现场搬运逝者的遗体时，即使只是打下手，刘玲还记得自己内心的恐惧。好在身边的师父给了自己底气，完成

了进入殡仪馆的第一个任务。

随着时间的累积，刘玲逐渐接纳了自己的工作，而在和家属接触的过程中，她了解到逝者的故事，害怕和恐惧的情绪也逐渐消散。

除了面对死亡带来的恐惧，在工作中，张雨雁还经常百感交集。

一次，一位年轻的逝者被送到殡仪馆。当他的父母从家乡赶过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无法接受孩子自尽这一事实，父亲当场晕过去了，而母亲则在大庭广众下，用方言声嘶力竭地喊着、否认着，极力讲述着自己对这一结果的不认可。

“生命有时候不仅仅是自己的。”讲述这个回忆的时候，张雨雁的眼眶逐渐变红，“不知道这个孩子选择这一步之前，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父母。”

从事殡仪行业的 都是热爱生命的人

衡阳市殡仪馆平均一天要接到十几起治丧家属的需求，遇到特殊意外时，这个数字则会增加。作为和死亡接触最多的人，张雨雁却认为：“在殡仪行业工作，我们面对的是逝者，但其实更多的是帮助生者点燃继续生活的希望。”

张雨雁曾经处理过一位跳楼轻生的逝者身后事。逝者的父母住的地方离张雨雁家不远，她记得，孩子去世前，老人的身体很好，到了冬天，这位父亲甚至会打着赤膊在锻炼。可当她在殡仪馆见到老人，陪着他选完墓地后，“感觉他万念俱灰”。

为了让老人重新振作起来，她一有时间就去看望老人，陪他聊天。一次，张雨雁因为工作原因，忘记了和老人约定的时间，让老人在寒冷的天气中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到再次见面的时候，原以为，老人会责怪她，可是老人却只是递过来一袋装着剥好的核桃肉、两瓶牛奶和其他小零食的袋子，“他把对儿子的寄托和关心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在张雨雁的开解下，老人逐渐走出来了。又是一年冬天，张雨雁再次在街上看到了老人运动的身影。

三年后，老人去世，尊重他的遗嘱，张雨雁为他在墓园中选择一个可以看到儿子长眠之处的地方。

和张雨雁不同，左赞美的的工作更多的是面对逝者的遗体，将逝者最安详、最体面的一面呈现在生者的面前，最大程度地化解家属的遗憾和悲痛。

倘若送来的遗体不是正常死亡后的状态，而是突遇车祸、凶杀等意外后残缺不全的样子，工作难度便会骤然提升。



张雨雁代替亲属祭祀逝去的亲人。

一次，京港澳高速衡东段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左赞美被委派到衡东殡仪馆协助完成18名逝者的遗体穿衣整容工作，其中，还有一位遗体遭到破坏的逝者。

接到任务后，左赞美立即对逝者的遗体进行复原修饰，细致、耐心、竭尽可能地恢复逝者体面的一面。几个小时下来，左赞美已经累得满身是汗、腿膝酸软，当她正准备坐下来喝水时，逝者家属突然向她下跪致谢。

“我觉得这份职业很光荣，人生的最后一程应该被温柔而庄重地对待。”对左赞美来说，尽管每个人生前都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每个人的灵魂都同样高贵。认真地为逝者上好妆容，送他们走完生命里的最后一程，是自己的使命所在。

为了能够给逝者的亲属留下最好的印象，面对遗体有缺损的逝者时，女子殡仪服务队创新使用“3D打印技术”，开创了湖南省在这一行业的技术先河，极力还原逝者生前容貌，极大慰藉了家属。

给逝者以尊严，给生者以慰藉。左赞美觉得，这便是殡葬人存在的最大意义。“灵魂摆渡人，大抵如此”。

“在殡仪行业工作的，都是热爱生命的人。”张雨雁告诉记者，见多了死亡，往往会对生命更加敬畏，不仅是自己，也会带领着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努力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因为贴心细致的服务，刘玲（左）和同事们获得了治丧家属的点赞。